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吴正彪 杨曾辉

[摘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这两大主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一一个热潮。同样，位于中西部地区结合部的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进程与文化创意产业也纳入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总体议事日程，在实施过程中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将两者仔细的对比分析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将两者分别开来，独自去实施，而绝少将两者协同考虑进来，或者说是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置于城镇化的背景中去加以系统论证和推进。本文的研究试图去探寻武陵山区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将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置于其中，并提出相应的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实现两者相互兼容的可行性，以期求得武陵山片区各族居民获得符合时代特征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城镇化；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1—0160—06

基金项目：湖南省民族学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之课题“武陵山片区传统集贸市场与城镇化发展研究”(12HNYTZ14)、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课题“武陵山片区(湖南地区)生态扶贫战略研究”(2012ZK2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正彪(1966-)，男，苗族，贵州三都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湖北 宜昌 443002 杨曾辉(1985-)，男，侗族，湖南怀化人，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学。湖南 吉首 416000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因此，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生产力水平的迅猛提升，迫使我们必须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规划和调整，以谋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这两大主题几乎充斥了中国20世纪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欧美发达国家早期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城镇化，而且至今依旧在不断的完善中。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提出城镇化，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于今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相比，显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此，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明确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城镇化不仅需要在不断地推进，而且还将继续步入快速的推进期。

文化创意产业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革

命之后而提出的，一种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新型社会产业链。由于这种新型的资本获取方式和文化创新方式，较之于第一、二产业而言，更为复合当下的时代特征，因而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尝试，而且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它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重要，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所收到的巨大的经济效益，吸引着全球世人的眼光，并不断加以发展，逐步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新型的创意经济浪潮^{[1](P.84-86)}。较之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则要相对晚一些，但所取得的成就却也令人瞩目。

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显然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层次的单一的发展，而必然是与其他社会要素连同发展的。吉尔兹(Geertz,C)则更是将人类生活的空间比喻为一个“富有意味的网”，而人类及其活动就是在这个“富有意味的网”内得以实现^{[2](P.20)}。只不过今日的“富有意味的网”已经相应的扩大，而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单一民族内部

而已,因为全球化的浪潮几乎无孔不入。就这一意义而言,城镇化的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应当将之区别开来去实现单一化的推进和发展,两者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单一推进各自的发展,显然都不利于社会的整体推进,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更为特殊的国度中。同时,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又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过程,因而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和实践,显然需要尊重不同的“富有意味的网”的规约,需要尊重一定的历史,尊重一定的民族文化。换言之,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实践,必须以相应的“原则”为基础。因此,在武陵山片区城镇化迅猛推进的今天,如何寻找两者协同推进和发展的可行性,也就成了本文讨论的重要旨趣。

一、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

较之于我国发达地区而言,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推进缓慢,城镇化率比之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还要降低 20 个百分点^{[3] (P.75)}。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非是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特色产业滞后、基础设施薄弱、市场体系不完整、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有限,等等。这些极为明显的固有原因还会牵动着众多的社会原因,特别是国家的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武陵山片区发展缓慢与我国整体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显然是不相符的,因而当前国家实施政策倾斜,对武陵山片区等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社会经济建设。2011 年 11 月 15 日,国务院扶贫办开发领导小组在湖南省吉首市召开会议,拟定的议题就是如何推进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攻坚问题,并在会议上公布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规划明确要求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内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和完善武陵山片区区域的城镇化建设,并起到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和领头作用。在经济发展目标一项内,计划在 2001 年到 2010 年间,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率将由 16% 增长到 28%,而在“十二五”结束之后,城镇化率达到 38% 以上,“十三五”期末将达到 45% 以上。^{[4] (P.8—10)}

近年来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城乡基础设施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城乡居民的产业建构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也在紧锣

密鼓的进行,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在推动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比如凤凰的古城旅游,它不仅彰显了凤凰传统的建筑风格美和江南小镇的城市格局,而且还能将沈从文等一代文人的“时代”气息传达出去。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沈从文等文人的固有存在,而使得原本与南方濒水民族地区生活并无二致的凤凰多了几分人文底蕴,而这正是凤凰得以吸引来自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原因所在,将一个小小的凤凰打造成了一个文明于世界的中国小镇,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位于今贵州省东北部地区西面的印江、江口和松桃三县交界处的梵净山,是武陵山山脉的主峰,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也是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更是武陵山片区有名的旅游胜地。显然,其旅游的资本来源于它的佛教的文化属性。这就使得原本平淡无奇的山峰被赋予了无限广阔的宗教文化含义,因而也就成了重要的人文旅游胜地。外人更是好奇,为何这样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山峰,这样一个隐居深处的山峰,佛教文化都能传播进来?其间的历史谜团,当然也就吸引着众多的外来游客,因而也就做到了推销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进而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再者如张家界旅游。与前述的人文景观旅游有别的是,张家界的旅游则属于地质景观旅游,而不是依托于具有一定文化属性的旅游。张家界的奇峰怪石、石钟乳、地下溶洞、石笋、石柱等,都是得益于岩溶地貌所赐。正是因为这一地质景观的存在,而吸引了大批的中外来客。因此,张家界的旅游产业所占当地的 GDP 比重值越来越重。

在以旅游发展而带动起来的城镇化较为先进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推进也会相应的早一些,而且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一些。以张家界的地质旅游为例。当地以这一旅游为基础,放眼世界,吸收其它地区的经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如张家界在 2009 年 5 月 14 日,就举行了“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邀请来自美国、俄罗斯、希腊等国家的乐队,以及国内的众多明星、画家参会,将当地民族的一些乡间的所谓的乡村音乐,与这些来自欧美流行的乡村音乐交叉在一起演奏,提升了人们的视觉效果。这样做然可以展示和体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在流行音乐与本土音乐之间搭建两者相互交流的平台,能够继承和发扬乡村音乐的魅力,更是达到了打造张家界旅游

市场目的。2011 年 9 月又举办了主题为“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中秋篝火赏月会”。策划者的计划是通过连续举办几届这样的音乐会,从而将原本为不定期举办的国际乡村音乐周,逐步打造为在张家界固定举办的国际乡村音乐节。与此相类似的节目还有“魅力湘西大剧场”等。

最能体现文化创意产业的宗旨,即运用人的心智、科技、灵感等进行文化再创造,使之成为一种可视的文化表演场景,张家界旅游市场中推出的,并定期在每年 3 月到 12 月进行公演的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刘海砍樵》可谓为一个样板。剧情是以湖南有名的花鼓戏《刘海砍樵》为蓝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融合进了湘西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场景的视觉更换、音乐的听觉轮转等,将剧情呈现出来,再辅以歌舞、魔术、杂技、音响等,勾勒舞台的艺术感染力。被誉为是在占有世界丰富的音乐文化元素和先进的舞台特效架构,以及丰富的音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对世界音乐歌舞剧的一次成功创新,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山水实景演出的划时代巨献。

当然,在武陵山片区内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很多,比如湘西德夯苗寨的《湘西风雅颂》、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叙事”等等,整体形势上表现出雨后春笋般,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的重要思路在武陵山片区的具体实践。

然而,我们如果因之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当地的 GDP,因而就看不到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的另一面,即它们从构思到实践,到最终的结果所存在的问题,那么这显然无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更是无助于推动它与当地城镇化的结合。比如一味的吸引和借鉴国外或国内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将这些成功的经验生搬硬套,即令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创意”二字又如何体现呢?普同的千篇一律的当下文化创意产业俯拾皆是,那么我们所论的要创新,要有特色,要有区域性又从何谈起?另外,文化创意产业最根本的是在于发挥人类的智慧,利用人类自身的灵感,再辅以当下科学技术而进行的一

种创作。因此,站在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历史的内容进行当下的翻新,使之趋于时下的特征,显然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项重要成功之作,如张家界旅游区制作的实景音乐剧《天门狐仙—刘海砍樵》便是如此。可是,我们当下的一些文化创意由于对历史或是相关文化事项本身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脉络把握,因而往往呈现出曲解历史或是曲解民族文化的现象。这一点,显然不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是必须得正视的一个问题。再者,如何在文化创意产业推进过程中,思考市场的左右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推进与发展,无非是市场导向所决定的,是 GDP 的无限追求所引发的。因此,如何尽可能的降低市场的导向作用,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使得它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大伟大的时代创举;而尽可能使得它避免被后人冠以“市场经济的奴隶”,抑或是“GDP 的牺牲品”。

综上不难看出,城镇化的发展情况,可以影响到文化创意产业的稳步推进与发展。反过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可以及时有效的促进该地区城镇化的有效健康推进,能够促进城镇化目标在这一地区的逐步实现。可是,纵观之后又发现,两者结合研究和实践的却并不多,将两者功效有效结合发挥的实践活动更还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及时的深化下去。这既是留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推进的契机,亦是需要重点审视此前的文化创意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做出针对性的改变,因而才能将文化创意产业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在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熔炉中实现兼容,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而又使得两者相得益彰。

二、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几条原则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国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我国的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也取得了许多成功的范例。这些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为我们下一步在武陵山区城镇化的进程中,更进一步的推进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何消化和吸收他们的成功经验,如何在这些成功经验的背后找到其所隐含的缺点与不足,同样是我们当下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总结中,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才能真正的实现“创意”,而不是一味的“复制”。为此,武陵山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将文化创意产

业连并发展,而且要实现该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特色与优势。在此,我们就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路径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几条原则,谈谈我们的认识和理解。

其一是区域性原则。这一原则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有相应的规划,在胡锦涛所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有深刻的提及和论述。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条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性的原则。脱离了这一原则,那么武陵山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就将必然会走上与其它地区或国家一模一样的路子,没有区域性,没有地方特色,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因而也就失去了吸引游客的动力和基础。放眼当下民族地区的旅游市场所展出的产品,及其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东西南北几乎无异,能够具有地方特色的少之又少。这样的产品显然无法提起游客的购买欲望,因而当然也就无法追求到更高的经济利益了。从中不难看出,唯有立足于区域性而创作出来的“文化产品”,才能更加有利于占有市场,而且更能打造出区域品牌,避免走上“普同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真正打造出属于武陵山片区独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幸运的是,武陵山片区完全具备这一地域性的基本特征,能够为打造属于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品牌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

其二是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的原则。“创意”一词几乎成了当下社会泛滥的一个词,无论社会的何种层面,何种工作,几乎都以创意、创新等词汇进行捆绑,将其“创意”作为一个标杆。然而,真正的实践当中,真正的创意,真正的创新却并非像呼吸空气那样简单,其间充满了各种曲折,更是需要强大的功底做支撑。要想真正的实现文化创意,那么我们显然得对武陵山片区的整体历史,对世代生息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必须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理解,而不是曲解。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去谈论创新,再去谈论创意。因此,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要想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获得一个与当地各族居民和区域历史相接近的真实的基调,那么就必须得坚持尊重当地历史,尊重世代生息在这一区域内的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且仅有将当地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彻底融入进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中,从当地真实历史的场景中去探究民族文化与历史中的独特性,在这样的独特性的基础

上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推进,或许才能真正找到具有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武陵山区文化创意产业,而且是一个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文化创意产业,而不是随意更改,甚至无视历史,无视民族文化的真实性,而随意进行篡改,并冠以“复合时代特色”的基调进行各种形式的展演。这显然不是武陵山区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不是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要求和目的。违背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真,文化创意产业终究走进死胡同,更是误导后世。

其三是立足于武陵山片区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平台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原则。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必须要与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是实施“大跃进”。然而,这一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真真切切的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动不动就是上亿,甚至几十亿。这是一种需要反思的文化创意产业思路。当前,武陵山片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低下,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下,特别是我们当下所称的“文化水平”低下,因而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推进就必须以这一情况为基础。在充分认识到武陵山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之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考与规划,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减压,也为当地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人口经济的发展获得更多的支持和保障。毕竟文化创意产业获得的收入或GDP的提高,最大的享受着依旧在于城市群体当中,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却微乎其微。再加上这一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目前还十分落后,因而城市与农村共同受惠于文化创意产业所带来的成果,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差距。对此,为了有效的缓解这一情况,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必须坚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必须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兼容,尽可能的做到城乡兼顾,共同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而不可偏废一方。而这正是我们建构武陵山片区“城乡一体化”,实现城镇化,建构武陵山片区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效步骤,而不可仅仅为了追求GDP和旅游产业制造“泡沫经济”而盲目地“超社会”发展。

总之,武陵山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发展,必须要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武陵山区区域优势,必须要与其它社会发展情况统筹兼顾,而不仅仅是为了旅游,为了提升当地的

经济收入而进行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如果只看到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没有长远的规划,那么武陵山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意”,更是不能持久的维护武陵山区的城镇化发展和构建武陵山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融入世俗的潮流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没有特色、没有区域优势、没有历史底蕴与文化积淀的文化创意产业始终走不出世俗的怪圈,也走不到历史的前沿。

三、两者协同推进的可行性分析

城镇化的发展与推进,乃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是一个“持久战”。这既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更是一个艰辛的跋涉过程。同时,城镇化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社会行动,它总是与其它社会行动相伴而生、相伴而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还会产生新的社会行动,如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出和践行就是如此。因此,如何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将这些新诞生的社会行为一并纳入其框架之内,或者说是探寻出能够将两者协同推进和发展的路径,显然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如果能够切实找到将两者相互兼容的,或者是将两者协同推进和发展的路径,而又使得两者不相互冲突,那么这对于武陵山片区城镇化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武陵山片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而言,都是莫大的功劳。归根到底,如果能够实现两者的协同稳步推进,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将会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还能持续稳定的推进,造福这一区域的百姓。为此,武陵山片区是否具有将两者协同推进的可能性?通过对这一区域的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当下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当前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战略后,可以得出在这一地区实现两者协同推进和发展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寻找将两者协同起来的契机和真正将两者协同起来,共同置于武陵山片区的和谐社会建构的大框架内去,使得两者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其最终的成果都能支持武陵山片区的和谐社会建构,也能为我国实现“中国梦”添砖加瓦。

首先是,今日的武陵山片区,就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文献看,它进入王朝的视野其实并不晚,并非一直处于国家的边缘,而是朝廷直接经管的地域。秦在统一全国后,在这一区域内设置了黔中郡直接经管。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 202 年) 将黔中郡

改为武陵郡。唐、宋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羁縻州县进行管辖,元、明、清在这一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首领代表朝廷对这一地区进行管辖。可以说,从秦朝开始,武陵山区就一直处在王朝视野之内,从未离开过王朝的管辖。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武陵山区并非是荒蛮之地,并非是王朝的“化外”之地,而是王朝领土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这一地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处于王朝的管辖之内,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从未离开过。区别仅在于不同时代,由于战争、王朝更迭等原因,有管理到位与否和管理得严格与否等的区别而已,但并不是说这一地区没有受到某一个“王朝”的管辖。因此,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还有众多的历史典籍予以记载。这些丰富的历史,于今天的武陵山区的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无疑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必须要认真研读和思考的。历史的沉积可以为我们打造这一地区的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历史底蕴,而不是信口开河,甚至是曲解历史,捏造历史。

丰富的历史,对于打造武陵山的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既是一个前提,又是一项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们只有打造一个具有历史底蕴的城镇化、文化创意产业才是根本。也只有站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当下的改革与创新,才不至于失去历史的呵护而变得浮华。也正是因为无论是城镇化,还是文化创意产业,都需要历史做基础,因而将两者协同起来进行发展也就成为了可能,因为两者都需要一个坚实的“历史”做基础。

其次是,武陵山境内生息着众多的民族,如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 30 多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与武陵山境内的山山水水打交道,各民族间不断的互动与往来,特别是交通、通讯等条件不断改善后,民族间的交往频繁,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这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武陵山片区,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特色鲜明。如在民族传统音乐戏曲方面,就有苗族古歌和多声部民歌,苗族和侗族的芦笙音乐,土家族的梯玛神歌、哭嫁歌、打溜子,以及汉族的辰河高腔、酉水船工号子,等等。在民族舞蹈方面则有白族的杖鼓舞,土家族的摆手舞、茅古斯,苗族的鼓舞、上刀山、巫傩舞、苗戏,侗戏,等等。在传统工艺方面,则有土家族的织锦、侗族的织锦、苗族的蜡染刺绣、苗画、苗族银饰、苗锦,等等;传统节日方面,则有苗族的“四月八”、“椎牛祭

祖”、“然绒”、“芦笙节”、“龙舟节”,土家族的“过赶年”,等等。在建筑文化遗产方面,则有侗族的风雨桥、鼓楼,苗族和侗族的吊脚楼民居,土家族的老司城,等等。重大历史遗迹方面,则有溪州铜柱、芷江受降纪念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贺龙故居、沈从文故居,等等。

这些都是历史赐予我们的财富,它们既是武陵山地区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在武陵山区的城镇化开发要开展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这些优秀文化遗产显然将会发挥根本性的作用。我们的城镇化建设或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核心命题之一,便是要突出“文化内涵”。因此,历史上各民族缔造的文化,都将是两者在这一地区不断推进、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来源,也是一个现实的文化资本。正是由于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文化”需要,而武陵山区境内的民族文化又能满足两者的各自需求,因而在民族文化的框架内,实现两者有效结合与推进发展同样成为可能。

我国城镇化的提出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在 21 世纪初期取得了重大的成效,有效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城乡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当然,其间也还存着很多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或是不断出现,但这些却并不能抹杀城镇化带来的对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居民精神生活需求越发高涨,这就不断地催生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这一现象从国家层面乃至地方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的“规划”、“纲要”中都有明确的体现。也就是说,武陵山片区等城镇化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当前迎来了国家在政策支持、资金倾斜、智力支撑等方面的良好契机。

总之,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创意的协

同发展,在 21 世纪将会迎来众多的机遇。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会为武陵山片区城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制度性和政策性的保障,而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更是打造两者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因此,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而这一有利趋势则是在当下国家战略大框架内得以共同推进的。

小结

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在 21 世纪将迎来一个转折点和新的阶段。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乃是武陵山片区各族居民共同的使命。我们发展的不仅仅只是城镇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创意产业,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在中部地区的整体发展基石。通过国家的支持和我们现有发展资本的支撑,充分发挥“试验区”的示范作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寻能够使得两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整体协同推进的诸多路径,而不是将两者剥离开来各自去实施,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其一。只有这样,武陵山片区的社会经济才能获得一个长足的发展,而且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 罗兵.文化创意产业概念辨析[J].当代传播,2007(4).
- [2]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 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3] 邓正琦.武陵山民族地区城镇化特征及发展趋势探讨[J].湖北社会科学,2009(3).
- [4] 国家民委研究室科研管理处.《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节录[J].民族论坛,2012(15).

收稿日期: 2013-10-10 责任编辑 吴定勇